

姓名：張君慈

現職：藝文工作者

流浪國家：日本

流浪計畫：沿著海移動，尋找浮石的漂流蹤跡

0 (23.938265, 121.610751)

2022 年三月，我抵達花蓮溪出海口旁的舊軍事碉堡，展開為期兩個月的駐村。每一天我都去海邊散步，坐在石頭海灘上看海，像顆石頭一樣靜靜地待著聆聽海浪，透過石頭錄下大海的聲音。當時偶然得知去年八月日本海底火山「福德岡ノ場」噴發，大量漂流而來的浮石擱淺在東海岸的礫石灘上。於是我開始在鵝卵石遍佈的海灘，尋找有著深灰色的外表、粗糙不規則的造型卻又質地輕盈的石頭。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浮石：漂浮的石頭，可以旅行的石頭，充滿孔隙的身體，他們像是一座一座微小的島嶼。我輕輕地把他們放在手上，這些充滿孔隙的石頭，讓一些生物死，也讓一些生物活。聽聞捕鰻苗的漁人說，他們常在浮石中看見鰻苗卡在孔隙中死去的身體。浮石的孔隙卻能讓水草棲息，茁壯地生長。浮石漂浮在水中，成為一座一座連接臺灣的海與日本的海的島嶼。我好奇他們去了哪些地方旅行，最終漂流到了臺灣，我想知道他們是怎麼抵達這裡：暫時的居所，流浪的盡頭。



花蓮溪出海口發現了 2021 年日本海底火山「福德岡ノ場」噴發大量漂流而來的浮石

2024 年 5 月 27 日，我抵達日本展開 65 天的流浪，沿著東海道一路向西前進，與 18 片海岸相遇，7 月 30 日結束旅程返回臺灣。以下是九則追浮石途中寫下的日誌摘錄。

浮石（人類）漂流日誌

五月二十八日

抵達日本後的第一個早晨。久違地回到了學生時期第一次自助旅行入住的青年旅館，七八年後回訪，一切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又似一切都不同了。或許是淡季的緣故，住客比以往冷清不少，早上睡醒醒了好幾次，似乎對於兩個月的長途旅行仍有些緊張不安。住在下鋪的香港女生找我搭話，他說這一趟他要體驗兩週每天入住不同的旅店，問我有什麼規劃，我說我還在想，他驚訝了一下，我說我想去海邊，這次打算沿著海走，去看看這座被海洋包裹著的島嶼，如同我來的地方。

五月二十九日

位於東京江戶川區的葛西海浜公園，是我來日本後前往的第一個海邊。我在海灘緩慢走著，將麥克風埋進濕潤的沙灘，錄海聲。低頭竟發現了一顆輕盈且充滿孔隙的小石頭，他的洞孔均勻對稱，有著灰黃色的外觀卻與花蓮溪出海口發現的浮石樣態不同，我無法確定是否同為 2021 年海底火山噴發的浮石，也可能其實根本不是浮石，即便他符合所有「浮石」的判斷條件？我不知道他是什麼。突然間，有種近乎於荒誕劇的體悟在來自四面八方的閉園廣播的襯底中浮出：或許這趟追尋浮石之旅的窘境可能並不是來自一無所獲，而是來自難以辨識。浮石的模糊性，像是也不是的石頭，對我來說，追尋浮石又是為了確認什麼呢？



葛西海浜公園發現的類浮石（左圖），六月八日於七里ヶ浜發現的第一顆浮石，與我在花蓮拾獲的浮石極其相似（中圖），七里ヶ浜發現的浮石，黑、白、灰三種類型（右圖）

六月十一日

以橫濱的家庭旅館作為休息基地，搭著電車前往神奈川沿海尋找浮石已近兩週。熟悉地方的程度大概是回到市區後，不再需要地圖便能依靠身體導航回到住處。或許是命定般的偶然，有幸參觀了金澤文庫當期的「江戸当世凶上旅行」特展。博物館中展出江戸時期的旅行文件、旅遊刊物以及當時旅人寫下的旅行日誌。幕府時期東海道的興建及「參勤交代」的制立，交通量的擴大使得當時旅遊文化漸盛，庶民百姓因而能藉著寺院神社巡禮或泡溫泉治病為由，沿著東海道旅行。閱讀著過去旅者的足跡，曾經某些時期人們是沒有自由移動的權利，「移動」竟曾是需要被允許的，想至此，此刻能踏上旅程的我又是何其幸運。



展品「世界図屏風」上的寫著古名「多加佐古」的臺灣

六月十三日

前往由比ヶ浜，尋找浮石的第四個海岸。這段時間走訪海灘習得的能力，大概是能逐漸透過聽覺辨識開始漲潮的海水滾動聲。由比ヶ浜有著筆直平緩的海岸線，午後接近傍晚時分，不少衝浪者聚集在淺水區練習，遊客在沙灘上散步、享受暖陽。我在離海岸線約 100 步的地方發現了浮石，他們樣貌細小，數量繁多。被海浪打濕的沙灘反射著點點光澤，我靜靜地看著人經過海灘上的倒影，突然間我看見沙灘中有什麼隨著海浪的節奏鼓動著，直到第二次我才意識到一片隱身於潮間帶濾食海水的生物，他們「聽見」海浪到來，拉起身體迎接養分，接著再次沒入沙中，一次又一次。我無法描述此刻的心情，混雜著喜悅與驚愕，人們踩著的沙地之下有一大群什麼正活著那裡。

六月十五日

多雲時雨，午後搭車前往位於大磯的照ヶ崎海岸，本以為岩石海灘對我來說是更熟悉的地形（我想著或許能與花蓮的海岸經驗呼應），踏進海灘時我突然害怕了起來，那是出自本能而無法言喻的恐懼，某種過於深邃的什麼使得人察覺自身的渺小。海浪蝕刻著大地的稜線，逐漸漲潮而翻滾的海水，棕綠色的海水泛起的綿密泡沫能輕易將人掩埋。不能再靠近了。寫至此，突然我不再那麼恐慌了，似乎書寫能幫助我定錨。我看見遠方一組家庭踏著浪，小女孩與海浪玩著拋接球遊戲。如果還有下次，也許我可以再靠近海一些。

六月二十六日

抵達伊豆半島的第四天。在日本旅行即將滿一個月，依靠大眾運輸以及雙腳移動的我持續尋找著 google 地圖上的虛擬海岸，那些曾被人們記錄過的海岸代表人類曾經到過的地方。海的形狀在指間縮放，按下導航，建議路線隨之展開，一切似乎都在掌握之中，然而實際走向海的道路卻時常超乎想像。

有些海岸距離車站不遠，像是位於神奈川縣的七里ヶ浜、由比ヶ浜與逗子海岸，是依循著路標步行就能抵達的所在。而位於伊豆半島的川奈海岸，是這趟旅程中唯一一個需要沿路下山才能抵達的海灘。夏日平日午後的山路上一個人也沒有，偶爾有零星幾輛汽車開過，途中時常懷疑自己是否真的走在對的路上，導航顯示的路線不時把我帶進山坡上的小徑或是別人的家門口。回頭想起，或許是 google 地圖沒有腳的緣故。



沿著山路下降才能抵達的川奈海岸 (左圖)，前往海邊的沿路沒有紅綠燈，只有路面上的「看看左邊，看看右邊」標誌 (中圖)，由於電車班次少，川奈車站設有一座小書庫供等車乘客借閱 (右圖)

七月五日

離開靜岡市的前一天，前往了位於清水區的三保松原海岸。日落時分，靜岡海邊的天空總是帶著淺淺的橙紫色。穿過松林，我慢慢朝著海的方向走著，腳下走過的海灘從細沙到沙礫混合的質地，最後是靠近海岸線的鵝卵石。這一個半月踩在海灘上的經驗，使我意識抵達海岸的真實體感不再是視覺經驗，而是觸覺先行。我與海水之間隔著一列鵝卵石牆，我蹲跪著在灘上錄音 (跪著的原因是因海浪來了能快速起身)，當我的視線與海平面近乎平行時，有種神奇的體感發生，我與海突然變得無比親近，浪潮一波波濺起水花，海水成為了某種生物般的存在，我突然能明白在照ヶ崎海岸與海玩拋接球的小女孩所看見的海，那樣的視線裡，海不再只是自然地景，海是夥伴。



跪在鵝卵石牆後錄音看見的海



三保松原海岸一側，另一側能望見富士山

七月二十三日

抵達這趟旅程中的最後一片海灘：東京城南島公園裡的つばさ浜。至此，追尋浮石的移動即將到了尾聲。從海岸到海岸，身體似乎在無形之中逐漸建立起找尋浮石的直覺。抵達海岸後，我習慣面著海的方向緩步直線行走，直到海水幾乎能浮掠雙足前緣，轉身。海在我的身後，我面向海灘，低著頭開始尋找海岸線遺留的痕跡。那些遺跡暗示著浪潮曾經抵達的地方，是漂流物的匯聚地，也是海浪堆起的墓冢。

浮石通常是成群出現的。大部分的時候，浮石能在混雜著枯木碎貝的漂流物堆中發現，少部分幾乎完全埋在沙中，直到用手挖掘才能發現隱身於灘下的量體。而深埋於沙中的浮石距離大海已十分遙遠，更靠近人造堤防或是連接馬路的水泥階梯。有些時候，追尋著浮石的蹤跡反而發現了人類遺留的痕跡，像是木炭碎粒，以及變形的塑膠物，他們也被海水逐漸打磨成石頭的模樣。



旅行日誌中的手繪地圖，依序標記著曾經抵達的海岸

七月三十日

日本旅行的最後一日。回想著這兩個月的生活，大多數的時間都在電車上移動，從旅館移動到海岸，從海岸移動到海岸。日本當地完善的基礎設施，使得前往海邊的交通比想像中更為順利。生活中偶有突發的小危機，然而留下更多的是旅途中輕盈卻慎重的相遇。旅程最後，找到浮石似乎不再是終點，而是認識世界的引子，終點是起點。

父親去年驟逝，全家人像是一座座孤獨的島嶼，有些時候，悲傷得無法靠近。為期一年，初一十五有如依循著潮汐漲退潮的祭拜結束後，我身體裡似乎有什麼空掉了。這趟旅程真正的渴望或許來自於我想找回消失的內在動力，能夠在移動之中重新修復自己的基礎設施，讓生活能再次運行。即使不知道要多久的時間，我還想繼續走下去。